

记忆
高考

曾和老师同考场

□张晓峰

老师和学生坐在同一个考场内,在决定前途和命运的高考中比拼,如今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,但在“文革”结束后刚恢复高考的几年里,这样的事屡见不鲜。

1978年,我18岁,是高中应届毕业生。我出生和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,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我们村在黄河滩区,庄稼只能收一季麦子,秋庄稼十年有九年会水淹掉。父母对我寄予厚望,希望我凭借高考跳出农门。我也暗下决心,一定要考上大学,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教我们语文的许老师是个民办教师,那年30岁,已经结婚,还有了两个孩子。听说以后大龄青年就不让参加高考了,所以许老师想趁着这届赶上末班车。可是他偏科严重,除了语文和政治,其他科目都不行,特别是数学,简直是一窍不通。所以,在我们的教室里,就出现了这样一幕:语文课,许老师站在讲台上,是我们的老师;数学课,他和我们坐在一起,成了我们的同学。许老师完全没了老师的架子,经常“不耻下问”,向我们请教数学问题。的确,这次高考对他来说更加重要,因为这是他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高考了。如果这次考不上大学,他有可能就要离开学校去另谋生路了,因为当时民办老师待遇很低,一个月只有几块钱。

高考终于到了,那年是在7月20日至22日。我和许老师正好分在同一个考场,而且座位相距不远,我在他的左前方。我们文科生第一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,这相对来说容易些,可从许老师的面部表情来看,他考得并不好。也难怪,他家里家外事情多,记忆力也比不上我们这些应届生。

最让人头疼的是第二天的数学考试。在以前的摸底考试中,我最好的成绩是刚及格,而许老师只有可怜的二十来分。所幸这次考试题目并不太难,我还是有把握考及格的。我听见身后的许老师一直在挠头,这是他遇到难题时的标志性动作。挠头的声音在平常上课的教室里丝毫引不起注意,可在这肃静的考场中就好像被无限放大了。我很想帮帮他,但考场纪律和我对自己的要求实在不允许。

过了一会儿,许老师的凳子又开始响起来。这回,他受到了监考老师的警告。之后,许老师再没发出过什么声响。我却感觉许老师的目光像两盏高度数的白炽灯在烤我的背,仿佛要把我烤化了一样。本来天就很热,我又受着许老师的“炙烤”,汗水很快打湿了衣服。我实在受不了这双重折磨,提前就把卷子交了。这背后的目光,也许是我的错觉,但我没有敢求证,没有敢看许老师,此后好长时间内也一直躲着他。

分数出来,我如愿考取了省内的师范大学,毕业后当了一名老师。许老师并没有离开学校,后来通过考试,转正成了公办老师。得知此消息,我的愧疚感才算是略微减轻了一些。

(本文作者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现任教于乡村中学)

拉着板车去高考

□徐龙宽

每年的高考,似乎总与雨水有着不解之缘,雨常常下个不停,而等到考试结束,天空又迅速放晴,炽热的阳光烘烤大地,仿佛要把人都给晒化。阴天自有其益处,天气凉爽宜人,能让考生们免受燥热之苦,不至于出现中暑之类的状况。然而,对于当年我们岔河联中的学子们来说,那场大雨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那时候,我们村子里还没有硬化的土路,干旱时尘土飞扬,如走沙漠;下雨后泥泞不堪,堪比湿地。

高考的前一天,学校放了一天假,让我们做好准备,除了要携带书本、文具外,还得带上蚊帐、被子、碗筷等生活用品,因为高考这三天,考生们都要住在考场所在学校——位于15公里外的另一所学校。

六月的天说变就变,早上还是晴朗的好天气,当所有学生推着自行车到学校集合时,天空仿佛被谁猛戳了一竿子,哗啦啦的大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……从学校到考点,是一条长长的土路,一旦下了雨,这条路根本无法行走,更别提骑自行车了,走不了几步,黄乎乎、黏糊糊的泥巴便粘满了轮胎。班主任见状,只能临时改变策略,换成木板车,将所有同学的行李和书包都放置在上面,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罩住。男同学负责拉车,女同学在后面推。就这样,一辆承载着考生们希望的板车在大雨中艰难地前行。

我们在雨中穿行,全然没有因为倾盆的大雨和泥泞的道路而感到沮丧,反而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,一边高呼着口号,一边

奋力拉着木板车向前。一路暴雨,一路泥泞,一路欢歌笑语,在其他人看来,这也许是一场磨难,但对我们来说,却仿佛是一次出征。

正在行进中,忽然女同学马玉兰摔倒了,跌坐在泥水里,捂着脚,不停地呻吟。班主任查看后说,她的脚扭了,让她坐到板车上吧,等到前面村子找医生帮她复一下位。同学们面面相觑,此时的板车上早已堆积如山,哪里还有能让人坐的空间?

“徐龙宽,你是班长,你负责背马玉兰。”班主任大声吩咐道。

“我……”我满脸通红,不知所措。处于花季的我们情窦初开,本来就有同学传言说我和马玉兰谈恋爱,这次班主任指定由我背着她去考试,传出去,岂不成为更多人的谈资?我正犹豫之际,班主任一把拉过我,“你是班长,属你个子最高,你先背。”

同学们挤眉弄眼,像看耍猴一样看我背着女同学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大雨中……“大家伙使劲拉啊——嗨呀哈!”

“谁偷懒是狗熊啊——嗨呀哈!”

同学们一边喊着自编的口号,一边哈哈大笑,将板车拉得车轮飞转……这欢快的口号,对于我来说,更像是一场恶作剧的调侃。

大雨滂沱,车轮飞转。经过这次风雨的洗礼,我们的人生驶入更为广阔的航道。远方,等待我们的是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。而这独特的高考之路,成为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)

难忘县一中的高考餐

□周国利

每年高考季,我都会想起当年乡下学校艰苦的生活,三十多年前拼一把的高考,特别是高考期间吃到的丰盛饭菜,记忆犹新,宛如昨日。

1983年7月6日,我们那批高三学生由学校提前一天用大卡车拉到县城一中,集中参加第二天的高考。记忆里,全校没有一个家长陪伴或为我们送行。县城一中的宿舍有限,外来的考生只能全部打地铺,三十多人睡在一间空出来的教室里。天气炎热,房间天花板上有两台吊扇一夜都呼呼啦啦地转动着。可能是大家的心思都在高考上,没人觉得有多拥挤,多热,各自安安静静地坐在地铺上,临阵磨枪看书到半夜才睡。

三天时间,大家全力以赴争取发挥出最高水平,感觉那年遇到的题目也都算正常,没听说有考生因考题太偏而沮丧得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的。最令我难忘和欣慰的是,县一中食堂那三天的伙食非常丰富可口,每个同学都能免费吃得饱饱的。那时,在我们三年住校生活中,都是自己带面粉到学校食堂,兑换成饭票,每星期只有1元钱的菜金,中午吃炸酱面时才舍得花1毛

钱,早饭、晚饭都是吃自己带的烧饼和酱菜,喝一碗3分钱的稀粥,食堂里5分钱的炒菜都舍不得买。正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时候,这样缺肉少油的饭菜哪里吃得饱?饥肠辘辘已成为我们的常态。而县一中的高考餐,顿顿都有肉、蛋、蔬菜,馒头、大米饭管够,这甚至让我心里萌生出考不好都对不起这么好的高考餐的想法。

我们这批60后,经历了“文革”,半工半读上完初中,读高中时赶上恢复高考。乡下学校师资力量很有限,我们紧赶慢赶学完了高中教材,明显感觉成绩远远落后于县城的学生,高考结果也基本在意料之中。结果是大多数同学落榜,我们寥寥几个尖子生勉强考入大专、中专,已经欣喜若狂了。惊喜之余,我想,如果没有那三天丰富的高考餐安慰了我的肠胃和精神,也许我还考不出这样的成绩,上不了大专。

凡参加过高考的人,心里都有一个高考情结,或欣慰,或失落,或遗憾,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,也解不开。而我的高考则是于生活艰难中勉勉强强赶上一趟末班车,开启了一段人生的新历程。

(本文作者供职于晋南热电)

父亲的纸条

□刘希

读高中时,我读的是寄宿学校,每个周末,学校允许家长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。挂念我们的家长,都会利用这难得的一小时,给我们送来衣物、零食。在繁重的课业之余,与父母做短暂交流,感受到父母的疼爱与期许,这是我们枯燥而紧张的高中生活里最美的期待。

母亲身体不好,来学校探望我就成了父亲的专利。父亲对这事很上心,每次都掐准探访的时间,一分钟都没有浪费,他总是最早来、最后走。连我们班主任老师都说,我父亲像是掐着表来的。从50公里外的乡下赶来城里,父亲也不觉得累,他总是笑容满面。一看到父亲,我的心里就踏实了。

父亲总会帮我带来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,但我更期待的是父亲带给我辣条之类的零食。母亲对我管教严格,这类被她称为垃圾食品的食物,是绝对不允许吃的,但那会儿只要我跟父亲说一声,下次他必定会带一大包给我。这件事,成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小秘密。父亲也会用他为数不多的零花钱,给我买新衣服和鞋子,每每放月假回家,被母亲发现时,父亲总会笑呵呵地解释:“女孩子嘛,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人一穿漂亮了,心情就会好,心情一好,读书肯定就用功了。”

让我感到暖心的是,父亲每次都会在物品里放一张纸条,等我回宿舍再看。是那种很普通的信纸,上面工工整整写着父亲的嘱咐,字虽然不多,也没有亲切的称呼,却满满的都是他的爱与关怀。有时候他写:“每天都要多吃一点哦,吃饱了才有力气学习。”“天气越来越冷了,不要嫌穿太多衣服显胖不好看,要穿暖点儿。”有时候他写:“加油,我家丫头一直都是最棒的。”

我知道父母特别希望我能考上重点大学,因此有段时间心理压力特别大。一次,父亲看到我郁郁寡欢的样子,问我怎么了,我没有吭声。后来的周末,收到父亲的纸条:“只要你足够努力了,考不考得上重点大学都不是事儿。读一个普通的学校,毕业了要是找不到工作,你就回家,爸妈也能养活你。”看到这段话,我内心“咯噔”了一下,压力瞬间就消散了。

高三毕业的时候,我把父亲的纸条装订成册,没想到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,我把这本册子珍藏在皮箱里。这本册子,不仅见证了我难忘的高中时光,更是父爱最好的见证。

(本文作者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《遇见孩子,成就更好的自己》)